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The Roman Renaissance



馬羅在興復藝文

譯編獅幼
編主部

世界文明史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之十六：

文藝復興在羅馬

(*The Renaissance: The Roman Renaissance, 1953*)

威爾杜蘭 (Will Durant) 原著
幼獅翻譯中心編譯



幼獅翻譯中心主編

中華民國 臺北市

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出版

六十四年十一月

總經銷：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臺北市延平南路七十一號

臺北市漢中街一十五號

郵政劃撥帳號二七三號

印刷廠：永裕印刷廠

定價平裝八元○精裝

有業書成
H\$44.00

譯序

第五卷文明史譯本問世，距第四卷出版已將近一年。在此期間，我們接到不少讀者的函電詢問：「下一卷何時出版？」可見讀者先生期望我們儘快完成這部大著的翻譯工作之殷。甚至有一位年紀較長的老先生說：「我不知能否看到你們完成？」這種是期望也是責備的話，實在使我們感到非常惶愧。

坦白地說：我們要是只爲趕時間早日完成出版工作並不是太難事，因爲我們全部初譯稿早在兩年前已完成了。不複閱、不做索引、印刷不加邊線，再多找幾家印刷廠，在三個月以內就可以全部出齊。但是那樣做，我們怎能對得起讀者呢？

我們雖不敢說：慢工出細貨。可是我們確是希望每一卷出版之後，不致有太多的缺失。所以我們對編、校、印的工作一點都不敢馬虎。尤其做索引工作，更是煩人而又耗費時間的事，每一卷都近百萬字，一個名詞一個名詞的去核對，不親身經歷很難想像要花多少時間？不過，這種時間上的耗費，我們認爲是值得的，因爲它對讀者將增加不少的便利，則敢斷言。

本卷文藝復興，我們分爲四冊出書，繼續分冊編爲：

世界文明史之十四：文藝復興總述；

世界文明史之十五：文藝復興在義大利；

世界文明史之十六：文藝復興在羅馬；

世界文明史之十七：文藝復興的沒落。

參與本卷翻譯、校閱、校對與編製索引工作的有：陳辰夫、宋碧雲、洪春茂、張裕彬、劉文正、張靜二、張明芳、江春男、鄭光明、唐桂芳、徐興、周勳男、劉元陵、周清華諸位先生與小姐。我們尤其要感謝政大歷史系主任閻沁恆教授，他在繁重的教學工作之餘，爲本卷從頭到尾做了一遍校訂工作，費了不少精力與時間。但是我們要特別聲明：這並不表示本卷譯文如有乖誤便應由他負責。而是本卷譯文若比前出各卷更合乎水準的話，這個榮譽倒應歸屬於他。我們一再強調過，世界文明史的翻譯是「團隊工作」，前後參與工作者在百人以上，除了筆者不才，因忝負總責，對於任何細小的錯誤都不能辭其咎以外，其他任何一位參與的先生或小姐，均有功無責。對於他們，我個人更只有感謝，希望讀者先生也是如此，幸甚幸甚。

張身華謹識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月

原序（致讀者）

本卷雖爲文明史的第五部，但其本身是完整而獨立爲一單元的，仍是用「整合法」敘述人類活動的各方面。本叢書於一九三五年第一卷我們東方的遺產開始問世，該卷寫的是埃及、近東、中東由上古至公元前三三三年間以及印度、中國、日本由上古至一九三〇年的歷史。第二卷希臘的生活，一九三九年出版，寫的是希臘早期到公元前一四六年被羅馬征服爲止的歷史與文化，以及近東與中東從公元前三三三年起至公元前一四六年爲止的歷史。第三卷凱撒與基督，一九四四年出版，繼續寫白人世界的文明至三二五年爲止，以羅馬興衰爲中心，及基督教初期數百年史。第四卷信仰的時代，一九五〇年出版，繼續前卷寫拜占庭文明、伊斯蘭、猶太以及拉丁基督教國家的文明，至一三〇〇年爲止。

本卷之目的，在對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人類生活的各方面作一周詳的描述——從佩脫拉克（Petrarch，一三〇四—一三七四）出生到提善（Titian，一四七七—一五七六）之死爲止。故「文藝復興」一詞在本卷中乃僅指義大利地區而言。將此字作如此本土的發展成熟解釋，而不是外來的再生，像十六與十七世紀發生在法國、西班牙、英國、以及北歐低地等國家一樣，並不切當；而且在義大利，對此名稱甚至太過強調古典文學復興，實則古典文學的復興，對義大利來說，並不比經濟與文化形成它們自己的特有風格來得重要。

爲了避免與有關本問題已出版的優良著作形式上的重複起見，比起以前各卷來，本卷處理的範圍已予擴大。而且當接近我們自己的時代時，我們的興趣也更加廣泛；在我們的血管中，我們仍然感到流着現代歐洲開始期那生動的幾世紀的鮮血；尤其他們的觀念，史實與人格，更是對我們自己心智與時代之瞭解的基石。

我幾乎直接參閱了所有有關藝術的作品在本書中已有說明，不過，我缺乏專門訓練，故未賦予我作任何批判的權利。但是，我還是貿然地說出了個人的印象與好惡。現代藝術專心一意的反對「文藝復興」是可原諒的反動，因爲現代藝術正熱心試欲發現美或有深度的新形式。我們欣賞「文藝復興」決不可阻止那每一個忠誠而有訓練的人企圖去仿效文藝復興時期的創作力而不是模仿其產品的嘗試。假如環境允許，文明史第六卷可能名爲宗教改革時代，而於三、四年之後出版，將敘述義大利以外的基督教、伊斯蘭以及猶太文明的歷史，從一三〇〇年到一六四八年止，以及義大利本身從一五七六年到一六四八年爲止的歷史。由於資料的處理繁多龐雜，而衰老迫近，使得本叢書計劃能於第七卷結束，該卷擬定命爲理智的時代，將從十九世紀初葉叙起。

我要感謝 Joseph Auslander 准我們用他精譯的佩脫拉克十四行詩；劍橋大學出版社准許引用其出版的 Richard Garnett 所著劍橋現代史第一卷中的一段；內人無數的建議與對談：Edwerd Hopkin 博士在資料分類上的協助；Mary Kaufman 和 Frora Kaufman 兩小姐一些書記方面的幫助；Edith Digate 太太高超的打字本領，雜亂的手稿難不到她；以及 Wallace Brockway 老練的編輯與忠告。

對我的出版人，我應表示遲來的感謝。在我與他們長期的合作中，我發現了他們的理想。他們

我提議皆予考慮，對我研究的費用願意負擔，而且從未計及銷路利益與得失來決定我們的關係。在一九二六年，他們出版了我的哲學史話，只希望能「收回成本」就好了。我們合作已有廿七年，對我來說，確是幸運而愉快的聯盟。

附引用本卷時的幾點注意事項：

一、正文中所有人物的生卒年代均省略，而移於索引中。

二、分節簡化是爲學者，也可說是爲一般讀者而刪減的。

三、收藏藝術作品的城市之名，是指其重要畫廊而言，例如：

柏加摩 (Bergamo) —— 指該城 (在義大利北部) 卡拉拉研究院 (the Accademia Carrara) ；

柏林 —— 指該城凱興·腓特烈博物館 (The Kaiser-Friedrich Museum) ；

布雷沙 —— 指該城 (在義大利北部) 馬蒂尼哥畫廊 (The Pinacoteca Martinengo) ；

芝加哥 —— 指該市藝術院 (The Art Institute) ；

克利芬蘭 —— 指該市藝術博物館 (The Museum of Art) ；

底特律 —— 指該市藝術院 (The Institute of Art) ；

列寧格勒 —— 指該市珍藏館 (The Hermitage) ；

倫敦 —— 指該城國家畫廊 (The National Gallery) ；

馬德里 —— 指該市波拉多畫廊 (The Prado) ；

曼求亞 —— 指該市公爵宮廷 (The Palazzo Ducale) ；

米蘭——指該市貝列畫廊 (The Brera Gallery) ；

摩德拿——指該市艾斯特公爵宮廷之畫廊 (The Pinacoteca Estense) ；

那不勒斯——指該市國家博物院 (The Museo Nazionale) ；

紐約——指該市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巴爾馬——指該市皇家畫廊；

威尼斯——指該城研究院；

華盛頓——指該城國家畫廊；但是佛羅倫斯的各大畫廊則分用其本名以示區別，如 Uffizi 和

Pitti，羅馬的 Borghese 亦復如此。

威爾·杜蘭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日

於洛杉磯

原作者簡介

威爾·杜蘭 (Will Durant) 美國麻州北亞當姆 (North Adams) 人，生於一八八五年，他先後在北亞當姆和紐澤西州基爾尼 (Kearny) 天主教教區學校接受小學教育，後來在紐澤西吉爾斯城 (Jersey) 聖彼得學院和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受高等教育。一九〇七年，他曾在紐約新聞 (Journal) 做一個夏季的實習記者；但是他發覺此一工作太活動，與他的性情不合，故他自願去做一名教員，由一九〇七年到一九一一年他在紐澤西南奧爾良散頓海 (Seton Hall) 學院教過拉丁文、法文、英文以及幾何。一九〇九年，他曾進入該地一所神學研究所研究，但於一九一一年又自動退學，其理由在他的一本名叫轉變的書中有所說明。離開靜謐的神學院後，他到紐約，却走進最急進派圈子裏，於一九一一到一三年，他成為佛利爾 (Ferrer) 中學的一名教師，這所學校是在自由主義的教育原則下從事一項實驗的。一九一二年，他在佛理曼 (Alden Freeman) 的支助下到歐洲旅行，佛氏原為他的好友，對他多所幫助。一九一三年，他回到佛利爾中學與他的一位學生墮入情網，辭職後與她結婚。其後，他花四年時間，到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所去追隨毛根和蓋爾金 (Morgan and Calkins) 兩氏專攻生物學，並在伍伯利和杜威 (Woodbridge and Dewey) 兩氏的指導下專攻哲學。一九一七年，在哥大獲博士學位，並在該校教授哲學一年。從一九一四年起，他就在紐約第二大道第十四街的一家長老會教堂演講哲學史與文學史，每兩週一次，繼續了十四年，亦即開始為他哲學史與文明史兩部書作準備；

因爲他的聽衆大部分是工人與婦女，他們要求能有全面的了解，對於當代的重要問題與整個歷史有關者也想明白，一九二一年，他創辦一所勞工學校，後來這所學校變成近代成人教育辦得最成功的一所學校。一九二六年，他出版哲學史，出乎意料的成功，因此他乃從教職退休，專門從事文明史的著述。除了偶然寫點論文外，杜蘭及其夫人幾乎全部時間都花在文明史的著述上，每日工作八到十四小時。爲了收集資料，一九二七年，他又到歐洲旅行；一九三〇年他爲研究埃及、近東、印度、中國、日本曾環球一週；一九三二年，他再度環球旅行，到日本、中國東北、西北利亞、蘇俄與波蘭等地。這幾次旅行爲文明史的第一部我們東方的傳統提供了背景知識。一九三九年，他完成第二部希臘的生活，一九四八年爲完成第三部凱撒與基督，他又曾幾次到歐洲。一九四八年，他花六個月的時間到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埃及和歐洲訪問，而於一九五〇年完成信仰的時代，一九五一年他和夫人到意大利，爲第五部文藝復興找材料；一九五四年他又到意大利、瑞士、德國、法國、英國旅行爲第六部宗教改革準備。

杜蘭夫人參與工作愈來愈重要，由事務處理而至實質貢獻，故於一九六一年第七部理性開始的時代出版時，夫婦兩人名字乃同時列於書面。艾麗兒 (Ariel) 第一次出現在杜蘭的書中，是一九二七年的轉變和一九二九年的哲學之宮，後者現在又改爲哲學之樂再版。

到第十部盧騷與法國大革命出版時，杜蘭夫婦爲此文明史已耗去了四十年以上的光陰。

世界文明史之十六：文藝復興在羅馬

目 錄

第一章 教會的危機（一三七八一四—四七年）

第一節 教權的分裂	一
第二節 教皇與宗教會議	五
第三節 教皇權力的勝利	一〇

第二章 羅馬的文藝復興（一四四七—九二年）

第一節 世界之都	一九
第二節 尼古拉五世	二五
第三節 卡利特斯三世	三三
第四節 庇護二世	三五
第五節 保羅二世	四八

第六節 錫斯特四世	五一
-----------	----

第七節 英諾森八世	六一
-----------	----

第三章 布喬亞家族(一四九二—一五〇三年)

第一節 紅衣主教布喬亞	六九
-------------	----

第二節 亞歷山大六世	七二
------------	----

第三節 罪人	七九
--------	----

第四節 凱撒·布喬亞	八七
------------	----

第五節 路可萊吉亞·布喬亞	一〇二
---------------	-----

第六節 布喬亞家族權力的崩潰	一〇八
----------------	-----

第四章 朱利阿斯二世(一五〇三—一三年)

第一節 武士	一一九
--------	-----

第二節 羅馬建築	一二八
----------	-----

第三節 年輕的拉斐爾	一三三
------------	-----

第四節 米開蘭基羅	一五〇
-----------	-----

第五章 利奧十世

第一節	年幼的紅衣主教·····	一六九
第二節	快樂的教皇·····	一七四
第三節	學者·····	一八一
第四節	詩人·····	一八八
第五節	古典藝術的復興·····	一九三
第六節	米開蘭基羅與利奧十世·····	一九八
第七節	拉斐爾與利奧十世·····	二〇三
第八節	威吉·····	二一一
第九節	拉斐爾：末期·····	二一四
第十節	利奧的政治·····	二二四

第一章 教會的危機

(公元一三七八年—一四四七年)

第一節 教權的分裂 (一三七八—一四一七年)

格列哥里十一世 (Gregory XI) 移駕羅馬之後，教皇是否就此永駐該地？選舉他的繼承人的秘密會議 (conclave，由紅衣主教團組成) 一共包括十六位紅衣主教，其中祇有四人是意大利籍。市內的權貴們向秘密會議陳情新選的教皇必須是羅馬人、或至少是意大利人；爲了支持這一項提議，羅馬的羣衆聚集在梵諦岡 (Vatican) 城的外圍，鼓噪喧鬧，發出恫嚇：如果秘密會議不選舉羅馬人繼任教皇，他們將殺死所有非意大利籍的紅衣主教。這些受了恫嚇的紅衣主教們，在十五對一的表決下，倉促地選舉 (一三七八) 巴里 (Bari) 的大主教普里那諾 (Bartolomeo Prignano) 爲教皇——即烏爾班六世 (Urban VI) 後，深恐生命遭受威脅，便奔離羅馬城。羅馬接受了這項妥協。●

烏爾班六世以他暴戾的脾氣和獨裁的素性統治教會和羅馬，他任命元老院的參議員、和市裏的行政官員，並且將一向動盪不安的首都制服，使成爲秩序井然、溫柔順服的城市。他宣佈即將由上而下改組教會，這項宣佈，令紅衣主教們震驚不已。兩星期之後，在一個公開的佈道會上，他公然譴責紅

衣主教、及教會高級職員的道德窳劣。他禁止他們受領養老金，規定舉凡教廷的一切業務，都必須妥善處理，並且不得索取任何報酬。當紅衣主教們竊竊埋怨的時候，他命令他們「停止你們愚蠢的交談」；奧西尼（Orsini）紅衣主教當即提出抗議，表示不滿，不料卻遭辱罵爲「蠢材」；李莫吉（Limoges）的紅衣主教相繼挺身反對教皇的態度，烏爾班更加火上添油怒不可遏地衝向前去，刮他一記耳光。聽了以上這些情形後，聖凱薩琳（St. Catherine）規勸憤怒的教皇：「處理事務務須謙和爲懷……，不好過份；因爲凡事過份，總是破壞多於建設。且看在十字架上吾主的份上，將你急躁的秉性收斂些兒吧！」烏爾班不理會旁人的意見，擅自宣佈將任命足夠的意大利籍紅衣主教，以便在紅衣主教團裏，造成多數，壟斷教權。

法國的紅衣主教在亞那尼（Anagni）集會，計劃反叛。一三七八年八月九日，他們發佈一項宣言，宣稱烏爾班的當選無效，因爲那次選舉是在羅馬暴民的威脅下舉行的。所有意大利籍的紅衣主教都參加他們的行列。九月二十日，紅衣主教集團推舉日內瓦的羅伯特（Robert of Geneva）爲教皇，是爲克里門七世（Clement VII）。克里門七世定都亞威農（Avignon），烏爾班仍留居羅馬，教權的分裂，於焉開始。就實際上而言，教權的分裂多半歸因於新興民族國家的相繼崛起。法之所以另擁教皇，是希望在對英國作戰時，或將來與日耳曼、意大利對抗時，能獲得教皇的有力支持。在法蘭西的此一倡導下，那不勒斯、西班牙、及蘇格蘭皆隨後步趨，擁護克里門七世；但是英國、法蘭德斯（Flanders）、日耳曼、波蘭、波希米亞（Bohemia）、匈牙利、及葡萄牙（Portugal）卻承認烏爾班的合法地位，由是教會乃成爲敵對陣營的政治玩意了。這種混亂的局面愈演愈烈，不禁使日漸擴張中

的回教世界發出輕蔑地狂笑。在基督教的國度裏，一半的基督徒指斥另一半的基督徒爲異端、褻瀆神靈、應受破門律處分；聖凱薩琳宣稱克里門七世不過是一個出賣耶穌的猶大（Judas），而聖·維森佛羅（St. Vincent Ferrer）也以同樣尖銳的字眼加在烏爾班六世身上。敵對雙方都認爲由對方的牧師所施行的聖禮是無效的，如果嬰兒的洗禮、罪者的懺悔、及臨終抹油禮是得自對方牧師的話，是不能洗脫塵世的罪惡的，死亡之後仍然免不了進入地獄飽受煎熬之苦。這種相互間的仇恨程度，幾乎僅能見於極端慘烈的戰爭中。在大分裂階段，有一些烏爾班新任命的紅衣主教圖謀以「具有危險性，不能勝任工作」爲理由，將他監禁起來，結果，計未得逞，反有七位遭逮捕、拷打、處死了（一八三五）。

烏爾班的去世（一三八九）並沒有爲分裂的教會帶來妥協。他的陣營裏尚存的十四位紅衣主教，旋又任命多瑪西里（Piero Tomacelli）繼任爲教皇龐尼菲斯九世（Boniface IX），而分裂的族國又延長了教會分裂的局面。克里門七世逝世（一三九四年）後，亞威農的紅衣主教也擁立羅那（Pedro de Luna）爲教皇本篤十三世（Benedict XIII），以與羅馬抗衡。法國國王查理六世（Charles VI）提議兩位教皇同時遜位；此項提議未爲本篤所接受。一三九九年，龐尼菲斯九世宣佈翌年爲大赦年。他知道有許多有意朝聖的教徒，可能會因爲時局的混亂不安而寧願停留家鄉，因此乃授權他的代理人出售大赦年的赦罪，祇要基督徒肯向教會捐輸來往羅馬的旅費，再做適當的懺悔，皆可以獲得教皇的赦免。他所派遣的搜刮者，並非個個都是謹慎的神學家，有許多人祇接受教徒的捐輸便予以赦罪，並沒有要求教徒自我懺悔。龐尼菲斯表面上對於這些粗心大意的代理人雖予以痛責，但暗地裏卻爲自己生財有